

【文摘】

西南古絲路上的石鐘山佛窟

吳進生

佛教藝術研究者

入寶山怎能空手而歸呢？來到雲南大理，看過下關的風、上關的花、蒼山的雪及洱海的月之後，又不經意從當地人的口中獲知其屬自治州的劍川有處國家級的佛教石窟，確實讓從事佛教藝術研究二十餘年的我雀躍不已。於是立即更改悠閒的行程並取消高級飯店的訂宿，奮不顧身乞求司機驅車前往，不去理會他和導遊的嘮叨埋怨（據說路途遙遠，路況奇差，且僅有差強人意的賓館，不提供熱水）。從十幾年前，爲了創作上的需要，幾乎跑遍了全世界的佛窟，這次的雲南之旅不知是否佛菩薩加庇，竟讓我能延續世界佛窟之旅的美夢。因爲印度與中國的來往交通有中亞絲路和海上絲路的諸多佛窟，唯中國西南絲路獨缺，豈不遺憾？

漢武帝爲開疆拓土，派張騫西使西域，最遠到達大夏（阿富汗北部），在該地看到中國的綢緞和四川的筇竹（一種實心短節可做成竹杖的竹子，產於四川與雲南）。這可讓張騫十分訝異，經查訪得知，此貨物來自中國西南，原來印度和中國早已有交通往來。據考古得知，此路早在西元前四世紀的春秋時代已經開通。

西南絲路在漢代稱爲「蜀身毒道」，起於成都，終於印度。從成都、宜寶、昭通、赫章、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的這一段稱爲「五尺道」。另一條從成都、雅安、西昌、會理，越金沙江到大理的稱「靈關道」。兩道在大理會合後，越瀾滄江到保山，越怒江進入緬甸，再入印度本土。在地形上，除了成都平原、昆明、大理等較平坦外，其餘沿線都是高山峻嶺或峽谷絕壁。古人以騾馬負重，在棧道和溜索（吊橋）間行走，翻山越嶺，餐風露宿，將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輸出，同時輸入玉石、珍珠等。古人們爲生活打拼奮鬥的艱辛，豈是今日拿著相機遊山玩水的遊客能體會？

「大理三月好風光」不只是一首人人朗朗上口的地方民歌，當驅車沿滇藏公路北上的途中，一路上黃艷的油菜花田，翠綠的蠶豆圃，偶而經過一簇簇黑瓦白牆的白族農莊，桃紅李白相間在山坡上，遠山含笑，春意盎然，好似人間仙鄉，更猶如置身在桃花源中。車行約三個多小時後，才進入群山環繞的老君山脈，夜色已沁涼如水，抬頭仰望久違的天空正是星月交輝，山上的空氣清新異常，我們忍不住多吸幾口，竟感覺有一絲甜味。當晚夜宿的劍川賓館乃建於一九九九年，取白族建築黑瓦白牆形式，由於淡季遊客少，工作人員非常熱誠，享

受了一頓豐盛的山珍美味。更意外地巧遇劍川歌會的歌王、歌后，隨興地為我們歌詠當地的情歌。白族同胞的好客有禮、單純善良，教人難忘。

劍川石窟又名石寶山石窟或石鐘山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劍川縣內，距木雕之鄉劍川西南二十五公里。這裡山青水秀，怪石嶙峋，三月的石寶山滿山翠松，濃蔭掩徑，點綴著碩大野生紅山茶花和迷你的小杜鵑花，曲道中偶見奇石，當地人說石寶山的石頭會開花，這種紅砂岩有花朵般的突起物，日曬雨淋還會向外成長，有石如臥象、或如蹲獅、或如神龜。石鐘山之名也因一塊巨石如鐘得名。筆者遠眺石鐘山，更像是如來的頭部，花狀的突起物更像如來頭部的捲貝髮，或許古人就因此殊勝奇景而發願開窟。中國遊俠徐霞客亦曾到此，他在〈遊石寶山記〉就說：「石面有紋如龍鱗。」走遍中國南北的他，亦不禁訝異稱怪哉！

石鐘山石窟主要分佈在石鐘寺方圓三平方公里範圍內，計石鐘寺有八窟、獅子關三窟、沙登箐五窟，目前編號十六個窟，造像一百三十九軀；另外在石鐘岩壁尚保留一處壁畫。從造像題記考據得知，石窟的開鑿始於南詔國王勸豐祐天啓十一年（八五〇），止於大理國段智興盛德四年（一一七九），亦為中國晚唐，歷經五代、北宋、南宋的三百多年。

大理地處優越，位於雲南蒼山之麓，洱海之濱，早在三、四千年前即有人類居住。大家



遠眺石鐘山石窟全景，好似人間仙鄉。

耳熟能詳的孔明「七擒孟獲」的故事地即在此，蜀漢設雋南郡。唐代時期，南詔在唐王朝的支援下，統一六詔，建立了南詔國（西元六四九-九〇二年）。五代後晉高祖天福二年，通

海節度使段思平趁南詔國內亂，起而代之，建立了大理國（西元九〇二—一二五三年）。元朝忽必烈統一中原後，渡金沙江滅了大理國。

當地的宗教信仰，除了本土民俗信仰之外，又受鄰國緬甸早期密教及晚期上座部佛教，以及西藏密教、漢傳佛教之影響，呈現獨特的大理佛教。南詔、大理都崇信佛教，視佛法為精神統治力量。基於政教合一的理念，西元九世紀開始至十二世紀止，陸續在石鐘山開窟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本土，自唐代後幾乎王室不再提供資金去開佛窟，開窟工程皆由民間自覺發起。但是大理石鐘山石窟卻屬王室佛窟，從造像內容觀察可知，王室除造佛像供養三寶外，也大量雕刻先王像，作為佛窟的供養人，達到了供佛與祭祖的雙重功德。

因本石窟還未「正式」對外公開宣傳，以致於曾到此一遊者仍在少數，相關資料更形短絀。以下就現今的編號分窟來介紹，以饗有興趣的讀者先睹為快：

第一窟：異弁尋王議政圖

位於石鐘寺後石壁上，完整地記錄了南詔國朝廷政治生活。南詔國原本受唐室扶持以禦西藏吐蕃王朝之侵略，但南詔日益強壯，唐室無法掌控，遂引發唐軍兩次攻伐，史稱天寶戰爭（西元七五一、七五四年），唐室大敗，從此大唐與南詔斷絕往來達四十餘年。六代王異弁尋王和唐室重修和好，向大唐進貢，舉行蒼山會盟，並接受冊封。畫面中央刻著六代王坐龍椅，頭戴蓮花大寶帽，雙手置於腹下可能是結法定印（被衣襟遮蓋），雙腳盤坐，此特異造型，似乎在強調國王在宗教上的修行與地位。王之兩側刻有侍從及持藤杖（權杖）的清平官（相爺之類），還有一位漢族清平官鄭回。國王像之前有一位童子，右手托蓮花盤，上置供養食物。整體而言，本窟應有意將國王塑造成一位「如來天子」，接受千秋萬世的香火供奉。

第二窟：閻羅鳳王朝政圖

本窟雕刻和第一窟一樣具有禮佛和供養人的特殊意義，可能是石鐘山石窟的資助者。造型同於第一窟，都市宮殿閣樓式外觀，內刻南詔五代王閻羅鳳王及王弟閣陂和尚、文武百官眷屬等，共計十六員。構圖類似第一窟，但場景更壯觀，人物眾多，表情豐富，是研究南詔歷史、文化、藝術的活教材。

第三窟：地藏菩薩倚坐像

地藏菩薩是大乘佛教中較晚出現的一位，中國始於唐末，在龍門石窟有幾件小作品，數量不多。五代之後在民間開始流行。依《地藏菩薩本願經》所載，地藏菩薩在忉利天宮受佛

囑付，在彌勒下生前，代掌娑婆世界。經中又云，地藏菩薩主度六道眾生，因此信徒們又尊為幽冥教主，一般民眾視其如閻羅王，掌人間善惡因果輪迴。本作品為雙腳立地倚坐像，足踏蓮花，金剛座上亦有大蓮花為座。菩薩示現比丘相，身著僧伽衣，戴頭巾，此受民間傳說之影響，信眾們咸信，地藏菩薩示現為朝鮮新羅國王子，名金喬覺，到安徽九華山修行得道。九華山後來成為佛教四大聖地之一，地藏菩薩之造型也異於其他菩薩，成為中國佛教一大特徵。

第四窟：華嚴三聖像

依《大方廣佛華嚴經》所云，毘盧遮那佛住於蓮花藏世界，是一切法界的代表，釋迦牟尼佛是其在娑婆世界的化身，密教稱為大日如來，在華嚴宗與密宗有崇高的地位，之後普及於各宗派。毘盧遮那佛以文殊師利菩薩、普賢菩薩為脇侍，文殊代表智慧，普賢代表行願。此一佛二菩薩通稱華嚴三聖；也有以釋迦牟尼佛替代毘盧遮那佛，因一位是應身佛，一位是法身佛，法理上是一體不變的。本窟雕像為五尊組，一佛二弟子二菩薩，阿難、迦葉二尊者以淺浮雕的方式刻於佛背光後。如來雙腳立地倚坐像，手結說法印，袒右肩，臉方正豐腴，雙目垂視，沉思微笑，高肉髻捲貝髮。背光雕刻完整豐富，頭光內有正面蓮瓣，外圈火焰光；身光內圈為蔓草圖案，外圈為火焰光。本如來像完全是晚唐中原的風格。倚坐像原盛行於印度笈多王朝（西元五一七世紀），經唐朝玄奘大師從印度攜回佛像樣本，在龍門石窟的敬業洞外壁印式如來，武周時代的摩崖三尊組，皆可得見。文殊騎六牙白象，有執象鉤的象奴立於一側面，象奴是印度勞動者的形相，矮胖粗獷，雙耳穿環。菩薩坐蓮台，雙手執蓮花，頭戴寶冠，圓臉微笑，臂釧瓔珞莊嚴。此文殊、普賢像之造型同於四川大足龍崗山石窟，四川與雲南皆為西南絲路之重鎮，宗教藝術的交流應該非常順暢普及。

第五窟：維摩詰經變相

本窟依大乘佛經《維摩詰所說經》雕刻，在金剛須彌座上開三佛龕，中間宮殿式雕刻維摩詰說法像；左右圓拱式，雕觀音、勢至二菩薩像。《維摩詰經》彰顯大乘佛教居士身分（菩薩）可以說法，突破原始佛教以比丘為主幹的弘法身分；再則以「空」、「無所得」的般若智行入世行，再破上座部對「有」的執著。

本件維摩像坐在園林中，異於敦煌壁畫中坐高床，居士的消瘦愁眉苦臉相，也有異於敦煌之富貴員外相。維摩詰居士以富豪身分，卻不染五欲，辯才無礙，他為說法度眾而示現病容，佛陀原本派十大弟子去探視，但比丘們一一推辭，最後由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薩前往，和維摩詰展開了大乘佛法的精采對話。文殊菩薩雕於佛龕側面，手執經書，可惜上身已損毀。另外一提，病容的維摩詰被當地人誤稱為「愁面觀音」，其實維摩詰與觀音是風牛馬不相及。

第六窟：八大明王堂

明王堂內有國內罕見的八大明王石像(左邊為一佛二弟子)



本窟是石鐘山最大的一組作品，在長列金剛須彌座上雕刻了一佛二弟子、八大明王、二大護法。八大明王是密教中八大菩薩的忿怒相。忿怒相原本是印度教濕婆神的化身白拉弗，佛教密宗吸收外道神為天部神，忿怒的白拉弗成為摩訶葛喇（大黑天），由此演變為不動明王，更進而完成了八大明王的組合。佛教原本無護法天王，但為民俗信仰的需求給予方便。明王都是

多首多臂，只適合於泥塑銅雕，不利石刻，故佛窟中鮮有作品；只在四川大足寶頂山佛窟出現一組宋末未完成的作品，故本窟的明王堂更顯珍貴難得。另二件護法像，一為毘沙門天，係四天王中的北方守護神，中國居印度之北，視毘沙門天為保護神，古代西域或中原都供奉此尊，其特徵在五佛冠、著甲冑、執三叉戟、足踏邪魔；另一尊為摩訶葛喇，即大黑天，此尊三目暴牙，身胖雄偉，其猙獰相很合大理巫鬼信仰的口味，在大理地區很受歡迎。中國唐室引入印度密教，不空、善無畏金剛上師翻譯了許多密教經書，密教信仰開始被王室接受。本明王堂諸尊造型、服飾皆源自唐代中原風格，可能來自中原的藝匠之手。

第七窟：甘露觀音

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普度眾生一向是國人所喜愛，唐代起「家家彌陀，戶戶觀音」的盛況，也再現大理。《法華經·普門品》中觀音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的願力，讓國人創造了三十三觀音的豐富造型。觀音原本是「善男子」大丈夫相，也因而增加了婦女身；但通常觀音造型的表現大多是非男非女的中性化。此尊觀音雙腳立地倚坐像，左手置腹前捧鉢，右手上揚執柳，作灑甘露狀；頭戴寶冠，冠中有化佛；身著天衣垂於座下；背後有桃形頭光及圓形身光，雕刻著蔓草與火焰光圖案。因觀音胸口有一方洞，當地人不解，稱之為「剖腹觀音」。仔細觀察，本窟金剛座雕有密教式型的諸多供養物，題記碑文亦出現藏文，故應屬受藏傳佛教影響的密教窟。那麼觀音胸口之洞，顯然是密教儀軌上為了「裝藏」所挖洞口，內裝七寶、



甘露觀音莊嚴慈悲，被譽為東方維納斯。

經書等，歷經歲月被人盜取後徒留空洞。在看觀音兩側原有二件雕像遺跡，其雕像作品有可能同時被盜。

第八窟：阿媿尼（生殖信仰）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新生命」，古有明訓。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都發現有生殖信仰的雕刻圖騰。中國新疆曾出土類似石杵、石磨的生殖信仰的雕刻；印度有靈卡（男生殖器）和幽尼（女生殖器）的殿堂；密教以金剛杵代表陽性，金剛鈴代表陰性。石鐘山從正面看似鐘形，從背面看似佛首，從左邊看又似男根，因此在石窟內出現女性生殖器的信仰圖騰就可以理解。阿媿尼是白族語，漢譯女陰，它被雕在窟正中央，三層台坐上置蓮花台，在上刻女陰相，類似印度的靈卡。印度教徒在靈卡上抹油祈禱，白族人也同樣跪在阿媿尼前祈禱抹油，把一塊石壁墊跪出二個凹洞，足見婦女們之虔誠。比較文明的信仰，會將生殖器神格化，比如北印度、中亞就有鬼子母神的供奉，傳入中國成為註生娘娘，同樣都以保護女性生產、母子平安為其神職。本窟除中央的阿媿尼外，兩側各有佛、護法像，可見本窟受到相當的重視。

第九窟：國王家族群像

本窟位於獅子關，內刻南詔第一代王細奴邏夫婦及男女侍從。白族人已經將國王神格化，視之為「本主」；本主即地方守護神，有歷史英雄、神話人物。本窟作品以浮雕方式表現，技法簡單。

第十窟：梵僧像

刻著白族人的佛教神話故事，大約是觀音化身一位梵僧，用法術降伏作惡多端的羅刹鬼。作品雕在天然斷壁上，技法工整。

第十一窟：藥叉護法像

此作品人物被當地人稱為「波斯國人」。細觀此像，風化剝落，表面模糊，但依然可見深目長鼻披髮，戴頭冠，身材魁梧，裸露上身，著下裳，雙手置於胸前，向下壓著一根金剛杵。藥叉神原是印度婆羅門教中的低級神祇，乃梵天神的手下。印度珊奇佛塔以他為塔門守護神，後來逐漸演進成為執金剛力士，中國人習慣稱之為哼、哈二將，這是受到民間《封神演義》的影響。敦煌千佛洞有許多這種造型的力士像，金剛杵是無堅不摧的武器。

第十二窟：釋迦牟尼佛、彌勒佛像

此窟為當地人張氏為造福而刻，屬平民資助，造像簡單技巧拙樸。釋迦佛坐蓮花座，雙盤腳，左手在腹前結定印，右手觸地降魔印，此造型流行於密教。彌勒菩薩在武周時代被武則天運用於政治意義上，武后自稱彌勒下生，偽造《大雲經》，以宗教為奪權工具，在各地普造彌勒佛像，彌勒一改菩薩造型成為如來身。此窟彌勒佛雙腳立地倚坐，結說法印，和中原的彌勒佛同造型。

第十三窟：阿嵯耶觀音像

「阿嵯耶」是「阿闍黎」的白族人語音，阿闍黎是指密教的教授師，大理把密教稱為「阿吒力教」，其實都是音譯之別。本觀音立像應該是密教的觀音本尊，稱為聖觀音，以區別觀音的其他化身。觀音雙腳並立於蓮台，裸上身、著下裳，頭戴寶冠，寬肩細腰，身後有舟形背光。依此造型分析，屬於受南洋斯里蘭卡風格所影響，再經緬甸傳入的上座部菩薩像。裸身、寬肩、細腰的菩薩像在中國甚少出現，大理人不解，稱之為「細腰觀音」。

第十四窟：彌勒佛像

彌勒雕刻成如來身，雖然佛經說彌勒菩薩要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後於龍華樹下誕生，但唐代以後，彌勒佛像已非常普及。本像造型同第十二窟。

第十五窟：毘沙門天王

毘沙門天又名多聞天，乃鎮守須彌山北方的天部神，中國視為佛土的守護神。本作品以浮雕表現，著甲冑，持三叉戟，英姿煥發。

第十六窟：大黑天

印度教三位一體神是創造神大梵天、維護神毘濕奴、破壞神濕婆；大梵天地位如造物主，毘濕奴如陽光普照，濕婆代表無常，是破壞也是再生的力量。濕婆神個性反覆無常，其忿怒相為黑面三目暴牙，稱為摩訶葛唎，漢譯大黑天。密教吸收後編入在天部，面惡心善，斷人貪瞋癡三毒以成佛道。本作品一首三目六臂，是雲南佛教常見又受歡迎的守護神。

劍川石鐘山石窟位處中國西南邊陲，石窟的發現可以說為雲南的政治歷史和佛教藝術提供了以下的寶貴資料：

一、石窟啓建於南詔時代，止於大理時代，共計三百餘年；雖然自漢代開始就已經在雲南設郡，但大理始終保持著邊疆地區的地方政權，和中原若即若離。中國史上對大理所知有限，石窟中出現了三個完整的南詔第一代王、第五代王、第六代王的朝政圖，對南詔的政治生態提供了比史書更完整的資訊，值得歷史學家再三研究。

二、大理佛教發展較晚，約在八、九世紀之後，此時世界的佛教已進入密教興盛期。又大理鄰近西藏、緬甸、泰國等佛教興盛地區，自然在既有的本土信仰上加入了中國佛教、藏傳密教、南洋的密教與上座部佛教，成為獨特的大理佛教。佛教藝術非純藝術創作，它必須符合經典法義，才能達到「像教」的教育功能。顯然地，石鐘山石窟已將大理佛教的特質，用藝術創作的方式去表達無遺。石窟內有中原唐式佛像、藏傳明王像、南洋的觀音像，充分說明大理民族的包容力和吸收外來文化藝術，以滋養壯大自我文化。

【參考資料】

1. 雲南省劍川縣文化體育局編，董增旭撰文，《南天瑰寶》（雲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2. 《石寶山小志》（雲南劍川縣沙溪詩社，二〇〇一年）。
3. 雲南省科學技術委員會編，《雲南一百處人文景觀》（雲南科技出版社，二〇〇〇年）。